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四十三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

士喪禮下第十三之二

賵玄纁束馬兩（賵敷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

賈疏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賵施於生及送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者也　兩馬士制也賈疏兩馬士在家常乘之法其出使若征伐則乘駟馬大夫以上則常乘駟馬也　春秋傳曰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賵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

繁乎賈疏哀二十三年左氏傳彼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景公之母小邾女曹其姓季桓子之外祖母也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　庾氏蔚之曰賵馬欲引之者證賵馬助人之事

以共駕䰟車也　敖氏繼公曰國君以馬幣禮於其臣者唯此耳君賵之乃用兩馬者如其駕薦車之數也　李氏如圭曰書傳云士飾車駢馬

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君命也敖氏繼公曰釋杖出迎及袒者尊君命也衆

主人自若西面賈疏衆主人不迎賓明自若常位柩東西面可知

衆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疏云柩東者大槩之辭耳

馬入設

正義敖氏繼公曰設於西方也雜記言諸侯相賵之禮云上介賵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則此賵馬其亦中庭與設於此者變於吉也吉時參分庭一在南

存疑鄭氏康成曰設於庭在重南賈疏馬是庭實故設於庭以庭實皆

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也

案下文賔奉幣由馬西則馬當近堂塗設之凡嘉禮賔禮設庭實皆參分庭一在南喪禮宜異敖氏援雜記定之當巳若在重南是更不及參分之一也明器不當重北上巳言之馬亦無設於重北之法也有馬無車蓋賵士之禮然與賵大夫之喪容有車

賔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輅音路

正義鄭氏康成曰賔使者賈疏使者亦士也幣玄纁也輅轅

縳所以屬引賈疏謂以木縳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由馬西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柩車在階閒少前參分庭之北賈疏下記云遂匠納車于階閒是柩車在階閒也輅有前後賈疏經云前輅則有後輅可知敖氏繼公曰賓奉幣入門左當階而北行當輅乃折而東行至其右北面致命君使乃不升堂致命者柩在下也賓進自西方而云由馬西則馬亦在西方明矣

案馬在西方堂塗之東故賓由馬西賓致命時尚在

前輅之西致訖乃之東而奠幣以奠幣故不以由尸首爲嫌也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棧士眼反劉才產反注今文棧作輚

正義鄭氏康成曰棧謂柩車也棧車不革鞔而漆之服車箱奠于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敖氏繼公曰如授生人以物必於其右而授之欲其便於受也賈氏公彥曰此車南鄉以東爲左尸在車上以東爲右故左服授其右也　敖氏繼公

曰下經云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然則此時主人雖不在位亦當進於庭之北稍近於賓而聽命矣賓既致命亦於是而拜之奠于左服與委物於尸東殯東者同意

案春官巾車職士乘棧車注云棧車不革輓而漆之此柩車迫地四輪與棧車制異但不革輓是同故亦以棧名之服即考工記車人牝服植於車兩旁為攔蔽者也乘車則謂之較賓仍西行由馬西而南行折

而東乃出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賈疏此時主人位在門東北面以幣在車東故宰由主人位北而向左服上取幣以東藏之於内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之北謂主人當時所立處之北也蓋是時主人不拜於位又以下文主人受賻之儀例之則主人拜此君命亦西面矣

案宰私臣也其位在門東北面主人迎賓入門右北

面時則固在宰之前左矣主人稍進聽命拜賓宰乃進而北行折而西由主人之北當樞東又折而北乃舉幣以東也敖云主人不拜於位者謂不拜於樞東之位也其拜在位之東南

士受馬以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　敖氏繼公曰此受馬者亦以舉幣為節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亦為君命袒故既送使者則襲於外　賈氏公彥曰還入廟門復柩車東之位杖

存異敖氏繼公曰此外門亦廟之外門也將葬則開之以出柩吉時惟館賔於此則開之

案外門只有一耳廟別有外門於經無據

右公賵

賔賵者將命擯者請入告出告須

正義賈氏公彥曰云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告

主人　敖氏繼公曰賓卿大夫士之使者也　鄭氏康成曰不迎告曰孤某須賈疏雜記主人使擯者告賓辭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擯者先入入門而若道之也賓從入門而左也　鄭氏康成曰初公使者

主人拜于位不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車東位也既啟之後與在室同賈疏始死時兄弟朋友襚者主人拜于位此亦拜于位俱不為賓出故云與在室同也　敖氏

繼公曰拜不稽顙亦以與君禮同節宜逺辟之下禮放此

案此云拜于位則拜君賵之使者不於位明矣

賔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舉幣亦蒙如初者是時主人之位與拜君命之處雖不同而宰之舉幣以主人之北為節則一也

擯者出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出在外請之為其復有事　敖氏繼公曰言出請見賓已出在外也此時賓客為禮或不一而足故於其出也主人未送而必請之與繼時異　賈氏公彦曰賓既行聘記出更請之為其復有事若無事賓報事畢送之乃去也

若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致可以奠也　賈疏所致之物或可堪為奠者也

案主人常日奠唯朝一夕一至葬日遣奠為奠之最

盛故親者致其奠物以共奠事之用焉　徐穉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以炙雞絮酒竟到其家醊酒則去不見喪主當時高之然則賓朋設酒食以致祭奠自漢以来有之矣意弔賓之拜靈座亦始此與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將命猶致命也主人亦拜于位如受馬如其受之以出也羊者士葬奠之上牲故此

奠者用之奠不用用幣　鄭氏康成曰士亦胥徒之長

又請若賵賵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賵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賵賈疏公羊

傳文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賔東面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出者賵主施於主人　敖氏繼公曰此將命執物以將之也

案賵奠贈主人皆不出而獨為賵出蓋賵不施於死

者則賔固不入至柩車之前致命也主人豈得不出廟門而受之乎或疑以為輕禮而重財非也

主人拜賔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人有喪則於賔客之餽遺者不宜親受故賔坐委之以見不敢授之意有器而不委之嫌若必以授主人 鄭氏康成曰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賈疏主人在門東西面宰由主人之北西行舉幣明宰位在主人之後

若無器則捂受之捂五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對相授受不委地　賈氏公彦曰捂逆也對面相迎受也　敖氏繼公曰亦宰捂受之舉之則同面受之則相對亦禮貴相變也器所以盛賵物者也不委地者為其坋汚無器則無必授主人之嫌故可以不委之

案賵施於生者故賓不入門若入門則有併施死者之嫌也少儀云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不入廟門捂受即訝受也不言訝者以喪禮異之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

正義敖氏繼公曰宰既反位主人未即入俟擯者既請事乃遂送之也如但賵若奠而已主人亦出送之

贈者將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　敖氏繼公曰以柩將去而贈之與贈生人之意同

案此不嘗又請之文則是更端也然則贈禮較重於奠賻與贈如聘禮之有贈謂以幣若他物之可為明

器者贈之

擯者出請納賓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其入告出告須

賓奠幣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棧左服　敖氏繼公曰亦北

面致命既則主人拜之乃奠幣也幣亦玄纁束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翫好所有陳

明器之陳　敖氏繼公曰就成也謂已成之器也奠于陳從其類也以陳明器之處為陳者因事名之如以脊肺為舉之類是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雜記云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此賓賵奠賻贈亦相次以一日行之

案諸侯使弔之禮在殯宫行之不必定於遷祖後也士大夫相弔諸禮當亦有殯後葬前陸續而来者經

特於此著之耳若賓多禮備而盡集於俄頃之間則
日力不足以共而主人且不勝其病矣

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

敖氏繼公曰此為不見者言之也將行也行禮謂賵

若賻之屬上文唯於賻之後言拜送此則明不賻若

不奠者亦當如之也

兄弟賵奠可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　敖氏繼公曰可者許其得賵且奠然亦未必其並用之辭以上經考之其得賵奠者亦可賻若贈也而此經兄弟唯正言賵奠文已畧矣乃復不必其竝用者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聖人之意其或在是與

所知則賵而不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　敖

氏繼公曰賵以幣馬尊敬之意也故親疏皆得用之奠以羊若相飲食然親親之恩也故疏者不得用之以自別於兄弟所知謂知死知生者也朋友亦存焉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主於所知　賈氏公彦曰贈是玩好施於死者賻是補主人不足施於生者　敖氏繼公曰是又於所知之中以此二者別之也知死者且賵且贈知生者且賵且賻以是推之則生死兩知

者三者皆得用也然此亦但許其力之所能為者耳初不必其備禮也經於兄弟已見其意矣
案古人稱情為禮多少之節厚薄之差各有攸當如此
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賈氏公彦曰賓客所致有賵有奠有賻有贈直云書賵者舉首而

言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敖氏繼公曰書者爲將讀之行數多不過於九少不下於五言其疏數之節也

書遣於策遣器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策簡也賈疏編連爲策不編爲簡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　賈氏公彦曰上書賵於方此言書遣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賵賻名字少故書於方遣送死

者明器之物名字多故書於策　敖氏繼公曰書賵於方書遣於策所以别内外又遣皆為主人之物不必别書之亦宜於策也策廣於方

右賓賵奠賻贈

總論呂氏大鈞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雖不死而不能襄其大事也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絶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如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佐其斂三日則具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治葬則助其事既祖而賵焉不足則賻焉或助其奠物焉或贈以幣器焉凡有事則奔走焉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曰寡君使其毋敢視賔

客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别於常主也賓於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别於常賓也後世行之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弔賓之於主人也如常賓甚者為衣服飲食以奉之輟朝夕之哀以謝之而先王之禮意蕩然盡矣今有志於禮者但於其始喪則哭之饋奠或與之又以力之所能及為營葬事之未具者以應其求遣子弟僕隸之勤幹者以

助其役易紙幣香燭之費以為襚除供帳酒餟之文以為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無受焉庶乎其可也

乃代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也初謂既小斂時　敖氏繼公曰此陳柩與小斂後夷尸相類故亦代哭明日而葬亦類於殯

案自啟殯見柩而遷廟哭固已不絕聲矣至是乃代

哭焉盖柩車在廟男婦羣聚而守之徹夕不寐哭若絶聲則不但忘哀且將懈怠倒廢而不可振也若不代則雖强有力者亦弗勝明日何以將事乎故代哭之法有數善焉繼哀聲一也節勞逸二也使人人不忘所有事三也聖人立法即乎人心如此　與小斂後代哭合觀之則代哭之法盖以夜為重以此見日朝一廟之説之必不然夫男婦終夕在廟可暫也不可常也暫則興哀常則易玩人情同也若七廟七日

人非鐵石其能歷七晝夜而尚安全乎　據曾子問

竝有喪先葬母既啟則不奠於父反葬而後奠亦以

主人主婦及五屬之親皆入廟直至送葬訖而後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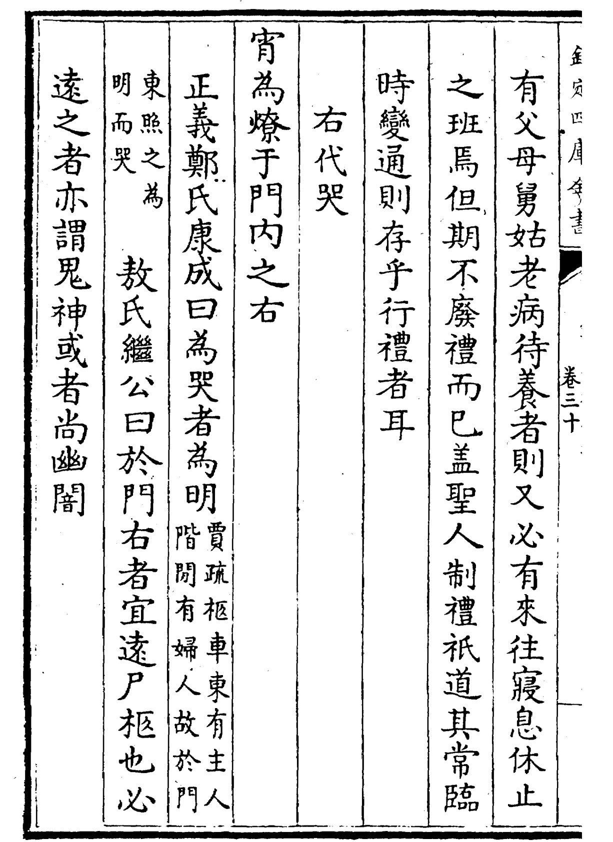
故也閱一二日則存其故奠可也更久則不可矣

又案初喪之後未殯以前暨既啟之後未葬以前親

疏男婦無不在位哭不絕聲故於小斂後祖奠後分

班更代以警其昏惰以節其勞逸固已其間若有齒

力就衰者感患疴疾者任事勞劇者婦人自養子者



有父母舅姑老病待養者則又必有來往寢息休止之班焉但期不廢禮而已盖聖人制禮祇道其常臨時變通則存乎行禮者耳

右代哭

宵為燎于門內之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哭者為明賈疏柩東東有主人階間有婦人故於門東照之為明而哭　敖氏繼公曰於門右者宜遠尸柩也必遠之者亦謂鬼神或者尚幽闇

案疏謂奠在柩車西非是故敖但云遠之婦人在階閒則阼階下之西亦當設燎經特言其大槩耳

右為燎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殯奠時

敖氏繼公曰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喪大事也而葬為尤重故於此奠特許攝用之明

非常禮

案此為大遣奠陳之也奠訖即葬故亦曰葬奠士葬奠用少牢五鼎則大夫葬奠其太牢七鼎與

其實羊左胖 胖音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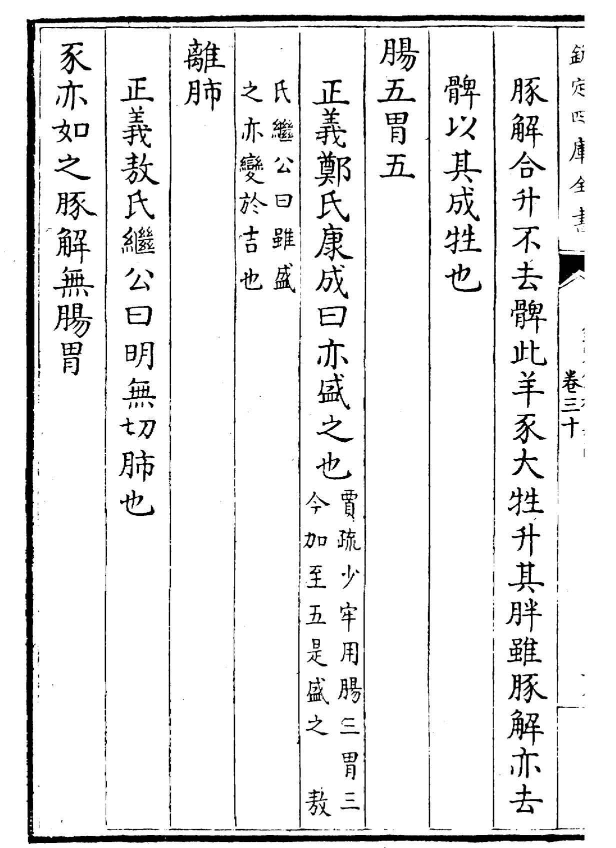
正義敖氏繼公曰實鼎實也總為五鼎言之羊其一耳亦豚解之肩肫胉脊共四段也 鄭氏康成曰用左反吉祭也 賈疏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胖此用左胖是反之 敖氏繼公曰凡食生與吉祭皆尚右體 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

豕體解則殊骨如士虞特牲少牢皆是也豚解則肩臂臑為一肫胳為一三脊為一三脇為一合左右為七體除右肩右肫右脇則四段而已故云體不殊骨也

髀不升髀筆倚反又彌禮反注古文髀作脾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奠用大牲不合升故雖豚解亦去髀

案小斂奠殯奠朔月奠薦新奠祖奠皆用豚是小牲



豚解合升不去髀此羊豕大牲升其胖雖豚解亦去髀以其成牲也

腸五胃五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盛之也 賈疏少牢用腸三胃三今加至五是盛之 敖氏繼公曰雖盛之亦變於吉也

離肺

正義敖氏繼公曰明無切肺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之如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脇而已豕無腸胃者君子不食圂腴賈疏禮記少儀文 敖氏繼公曰豚解謂以解豚之法解之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云豚解則羊如之明矣於羊不見之者不嫌其異也用少牢矣乃孰而豚解之亦奠禮之異於祭者與

案於羊曰左胖髀不升離肺於豕曰豚解經文互相備也則羊亦前肩後肫脊脇而已疏誤會上注遂生

岐解

魚腊鮮獸皆如初鮮音僊

正義鄭氏康成曰鮮新殺者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

豚解畧之　敖氏繼公曰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腊左

胖髀不升也鮮獸亦如腊凡魚腊皆貴豪而賤新此

牲用少牢乃無膚而加鮮獸者凡牲用豚者例無膚

此豕用豚解之法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

之也

東方之饌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設㮇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

存異鄭氏康成曰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

案祖奠奠者也東方之饌饌而待奠者也同處非是

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蜱蒲皆反又貧支反周官作蠯蠃力禾反注今文蠃為蝸

正義鄭氏康成曰脾析百葉也賈疏醢人注云脾析牛百葉也此用少牢

無牛當是羊百葉　蜱蜯也賈疏即蛤也

四籩棗糗栗脯糗去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糗以豆糗粉餌賈疏籩人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此直言糗則糗餌是也

餘論敖氏繼公曰上四豆於周官為饋食之豆則此四籩亦當為饋食之籩然籩人職於此但有棗栗而無糗脯豈其所脫者乎

醴酒

正義敖氏繼公曰醴酒亦北上而籩在醴北豆在籩北也其豆亦南上籩亦北上而皆綪之

陳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器也夜斂藏之賈疏昨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以夜斂藏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照徹與葬奠也　敖氏繼公曰燭

在輅東者照徹祖奠與設遣奠也在輅西者照攺設

祖奠也

案特牲少牢之祭均無設燭國君而上燔燎蕭光以

是求諸陽耳非藉以為照也則此燭為執事者之徹

與奠也明矣若夫鬼神則尚幽闇寧湏照乎或以此

燭為照神靈非也　問質明滅燭矣奠在於庭豈須

燭照邪曰天雖初明視人則有餘察器則不足燎設

有定所光之所及者遠燭隨人為轉移光之所被者

親夫是以既滅燎而猶執燭也既奠而燭猶俠輅者何也為苞牲也為讀賵讀遣也數事相接俱在天初明時總之設燭皆為人事也

餘論宋氏濂曰古者郊廟祭饗與凡朝覲會同之事皆設庭燎甸人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乃以秉炬當之矣古者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盖

求神於陰陽也今乃用薰香代之矣

賓入者拜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　敖氏繼公曰亦鄉而拜之

案玩文意盖隨其入之先後而拜之以葬日事繁時迫賓之執事於門外者必多不得一時畢入也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既盥乃入　敖氏繼公曰徹者

入門右由東方進當前輅折而西至輅東徹奠如初位既則由柩車北而設於其西北也丈夫踊盖亦在徹者折而西之時

存疑鄭氏康成曰猶阼階升時也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

案上篇徹小斂奠殯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而設于序西南以其奠在堂上故也此奠在堂下無升降

之節但踊之先後畧彷之故注以相猶耳然入者必由堂塗雖在重東而相距尚逺則不必以重東為節也既徹必由柩北而西若僅曰重北而已不疑其出於柩南乎注未别白故為明之

存異敖氏繼公曰不設于序西南柩在下故也

案序西南盖西堂之下非堂上也此設于柩車西北即序西南非兩地也但據柩車言之則以為西北耳敖氏二之與上篇徹小斂奠之處同繆

徹者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由柩車北東適葬奠之饌　敖氏繼公曰東適東堂下之饌以待事至

鼎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入陳之也陳之盖於重東北西面北上如初　賈氏公彥曰小斂奠舉鼎入阼階前西面錯大斂奠舉鼎入西面北上遷祖奠陳鼎皆如殯此皆在阼階下西面北上今此云鼎入亦陳于阼

階下西面北上可知也

案注云重東北即疏所云阼階下一也故云如初盖東西之節直阼階而少西南北之節則當重東而又北耳

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蠃醢南辟醴酒也賈疏陳設要方則四籩宜設於脾析南今於蠃醢南者以醴酒當設於脾析南故辟之也

敖氏繼公曰南上綪蠃醢在脾析東也北上綪脯在棗東也

俎二以成南上不精特鮮獸注古文特為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猶併也不精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敖氏繼公曰二列各南上是不精也獸特於其北

案二以成者羊與豕併魚與腊併也羊貴於豕魚貴於腊故皆南上不精者以其有特俎不可精也凡設俎皆不精

醴酒在籩西北上

正義敖氏繼公曰北上醴在㮇西酒在𣘻西凡饌異位則所上相變明不相統也此設之次亦如殯奠

案注謂統於豆非也醴酒最尊故以要成無統於豆之理據此所陳則一觶與一豆若一籩相當明矣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以往來為節既奠由重南東

敖氏繼公曰奠者亦從柩北而西乃出也節亦謂阼階前鄉西西階下鄉南及過重南時也上言徹者入

此言奠者出則私臣於是日不復位于內矣

右遺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苦浪反又音剛

正義鄭氏康成曰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恒出入也今時有死者鑿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　賈氏公彥曰道左倚之當倚於門東北壁　敖氏繼公曰上篇言甸人置重于中庭於此又言甸人葢始終之辭也所以見其

閒凡有事於重者皆此甸人為之

案道車行之道也車從中行則兩馬在闑東西重從中出則抗者亦在闑東西然則重出寢門入廟門時皆由門中央可知雜記重既虞而埋之盖既不隨至壙所又不可畱於廟中故於柩將行而因出之於外也道左孔疏謂祖廟門外之東則東塾之東晝處也豈其將埋於此故倚之於此與敖氏謂廟大門外之道南不知何據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上便其行也行者乘車在前道

槀序從　敖氏繼公曰重與車馬皆出自道者象其平生之出必中道也門廟門也西面於門外之東方俟器出而從之也將行以近外者為先也

案車各從其馬則是兩馬竝行而人挽車而從之也西面而俟將西行由寢門南而出於大門也然則敖謂廟門之南别有大門者非也　人之出入由一旁

非闑東即闑西執皮者不並行則並行者少矣此由中出者車有兩輪重則兩人抗之馬出亦二以並圉人牽之亦然則不得不夾闑之兩旁而從中出也生者乘車出入由中道步行則否

右出重與車馬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

正義鄭氏康成曰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賈疏此約

雜記曾子語為之　孔氏穎達曰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客　士苞三



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不以魚腊非正牲也　賈氏公彥曰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个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雜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苞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與諸侯大牢包七个大夫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以此而言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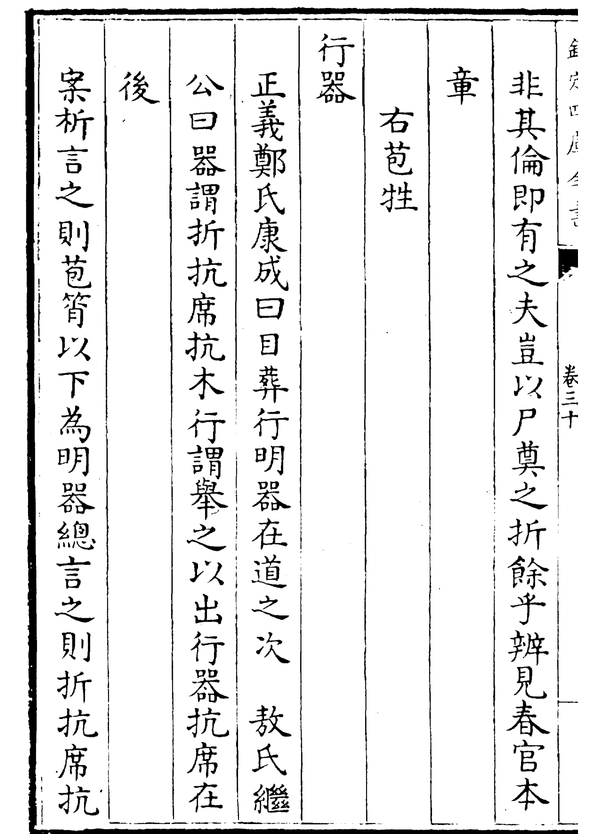
載於車直持之而已　敖氏繼公曰苞謂以苞盛之也徹巾即苞牲是即於席前爲之也取下體爲其皮骨多差可以久也唯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俎猶有四段也此不取俎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俎者異

案羊豕皆豚解則體未折也至此乃折而苞之但折取之故其在俎者仍有四段不減也不言改設者文略也踊如初謂徹者入當前輅而西丈夫踊設於西

北婦人踊也執羊豕俎者併執苞至西北改設訖執苞以出

存異賈氏公彦曰士苞三个之外羊有二段在俎豕有四段在俎相通亦得為俎釋三个特牲注云俎釋三个為改饌于西北隅遺之此所釋雖不為改饌西北隅畱之亦為分禱五祀也

案二段四段之説葢因上文羊左胖之繆解春官小祝大喪及葬分禱五祀士未必有之賈以彼疏此恐



非其倫即有之夫豈以尸奠之折餘乎辨見春官本
章

右苞牲

行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敖氏繼
公曰器謂折抗席抗木行謂舉之以出行器抗席在
後

案析言之則苞筲以下為明器總言之則折抗席抗

木皆器也舉之為行始故曰行器

茵苞器序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其陳之先後　敖氏繼公曰茵

苞連言者見其相繼也此器指筲甕之屬序從者茵

苞以下為序而從抗席也

案此盖人執一器而單行其有横有縮者亦人執其

一也出則由闑東與吉時出入由右凶行當反之

車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器

案車已駕於門外西面而俟矣器前行車乃從之而序於大門外以俟柩也

徹者出踊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徹者亦自柩北而設於西北乃出也　鄭氏康成曰於是廟中當行者唯柩車

案徹者設於西北既仍自柩北而東折而南乃出也此時重先出不可由柩首也徹者自柩北東行丈夫

踊與上文徹者入踊如初相接無閒亦是要節而踊也

右行器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注古文筭皆為筴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北面請賈疏主人在車東北面故史亦北面請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燭在右南面照書便也　敖氏繼公曰賵即書於方者也賵禮賓

所為故主人之史讀之不命毋哭嫌若併止主人主婦然也哭者相止將讀書不可讙譁也右史右也執燭者在右則執筭者在左也

案奠賻贈及襚皆在其中公賵亦當首列馬舉賵以該前後也

讀書釋筭則坐

正義鄭氏康成曰必釋筭者榮其多　賈氏公彦曰讀書者立讀之敬也釋筭者坐釋之便也　敖氏繼

公曰釋筭則坐謂每釋筭則坐既則興也必釋筭者
物有多寡宜知其數
案筭釋於地故坐而就之讀書則如常非必以立讀
為敬也注謂必釋筭者榮其多亦容有此意然不如
敖之該也
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
正義敖氏繼公曰卒謂讀之畢也言逆出亦見執筭
者在史南　賈氏公彥曰滅燭不言出其人亦出可

知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史君之典禮書者賈疏周官大史小史皆掌禮諸侯之史亦掌典禮可知　遣者入壙之物　敖氏繼公曰遣即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為讀之柩將行而讀賵與遣者若欲神一一知之然鄉者賵時雖致命於柩今亦宜與遣物皆讀之故不嫌於再告也此讀

遺執算執燭之位與上同惟東西左右則異耳此二燭即鄉之俠輅者少進而轉南面耳出亦逆出

案主人之史私臣也公史公有司也二項人此最分明其餘可從此推之賵物私史讀之以見其識之不忘也遺物公史讀之以見其分之不越也於此史讀之則前之書者亦史也是日無門内之位則二史與執策者其自門外届時而入者與　注謂君使史來讀之非也職喪掌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公有

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趨其事則公史不必由君使矣

右讀賵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今文無以

正義鄭氏康成曰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賈疏如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坂此因低仰而為抑揚之節也東徹下則下其布向東西之執披者持之西徹下則下其布向西東之執披者持之此因傾虧而為左右之節也呂氏坤曰三禮圖云功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

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以此考之則功布啟殯時執之以拂拭出葬時竿揭之以指麾

執披披彼義反又劈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執披八人賈疏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　敖氏繼公曰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言執披則引可知矣

通論李氏如圭曰喪大記君葬御棺用羽葆大夫葬御棺用茅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周官喪祝掌大

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説載除飾小喪亦如之鄉師大喪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帥六遂之役屬六綍窆士啟殯以功布拂柩至柩行因以御柩康成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

主人袒乃行踊無算

正義鄭氏康成曰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

出宮踊襲

正義敖氏繼公曰出宮而踊哀親之遂離其室也行路不宜袒故於此而襲　鄭氏康成曰哀次賈疏哀次者出宮則大門外有賓客次舍之處父母生時接賓之所主人至此感而哀是以踊檀弓云哀次亦如之凡從柩者先後如遷於祖之序

案從者之序當依敖氏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女賓已上其行皆以服之親疏

為序服同乃以長幼也

右柩行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正義賈氏公彦曰邦門國城北門也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　敖氏繼公曰柩至此公乃贈亦異於臣

案宰夫亦士所謂使人以其爵也在塗無行弔之法

如杞梁之妻之對齊莊公是也此贈施於死者之將出故於此行之不在宮故無迎節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右柩車前輅之左右也賈疏以柩車在廟時賓在柩車右主人在柩車左故知此亦當前輅左右也當時止柩車賈疏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埏其餘則吉　賈氏公彥曰在廟柩車南鄉左則在東此柩車北鄉左則在前輅之西也賓由右致命則在柩車之東矣　敖氏繼公曰是時柩北首賓當南

面致命主人東面聽命而拜之畧與賵于廟者相類不成踊變於家也

賔升實幣于盖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盖之柳中若親授之然賈疏載以之壙復位反柩車後　敖氏繼公曰不奠于左服别於在廟之禮也是時寧不舉之乃行亦謂柩車行

案賵幣奠于左服在牆柳之外不須升此贈幣實于

蓋則當房柳之帷而後實之故升也

右公贈

案聘禮聘卿行舍于郊公使卿贈故公之使人贈其臣亦以出國門為節也初喪既襚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賵之其柩行也又贈之於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可知此堂廉不隅呼吸相通同休共戚之情也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統於壙賈疏對廟中南上此則北上故云統於壙 敖氏繼公曰西北上以西行北端為上謂苞筲而下者也亦綪之茵以上當其北亦如廟中之陳然

茵先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藉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賈疏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輁軸由羨道入加茵於其上乃下棺焉

屬引屬音燭注古文屬為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是除飾說載賈疏除飾解去帷荒池紐之等說載說去車與披及引之等更屬引於緘耳賈疏喪大記云君窆以衡大夫士以緘注云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為緘耳以紼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橫木之上以屬紼也

敖氏繼公曰此屬之為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耳引柩下棺異索天子之禮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正義賈氏公彥曰主人袒為下棺變也婦人不言北

上亦如男子北上可知不哭者為下棺宜靜　鄭氏康成曰俠羨道為位賈疏羨道謂入壙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為隧上無負土為羨道左傳僖二十五年晉文公請隧弗許　敖氏繼公曰皆不哭亦為有事不可讙譁也喪大記云士哭者相止也寀衆主人西面衆賓在其南婦人東面女賓在其南北上不屬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檀弓云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窆彼驗反注今文窆為封

正義鄭氏康成曰窆下棺也賈疏春秋傳亦謂之堋

餘論司馬氏光曰銘旌去杠覆於柩上

案此亦司馬氏以意為之非古制然也銘旌入壙與否經無文

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贈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中也尸柩已在壙則有長不復反之意故此禮亦以贈名之朋友贈於家主人贈於壙親疏之宜　鄭氏康

成曰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

案李氏如圭以此贈即為公贈非也經不言公贈而重出其物曰玄纁束則為主人之贈明矣既窆則公贈賔贈暨主人之贈胥入焉檀弓既窆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不言公贈賔贈者可知也主人拜稽顙所以致贈且以是為永訣也賔贈不於壙者在壙不可以將命且窆事亟也　或疑贈物太多將毋啟寇心而招禍乎曰古人不以天下儉其親此附身附棺所以必盡其分之所

得為與力之所能為而從其厚不從其薄也古者葬有定處蒿里北邙墓大夫掌馬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且地近則子孫之視守亦便雖有姦匪亦息其心矣逮秦漢而下乃有椎埋發冢之事三代盛時固未之有也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拾其業反下並同

正義賈氏公彥曰卒謂贈卒也　鄭氏康成曰主婦拜賓拜女賓也即位反位也賈疏各反差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

女賓在衆主婦之南拾更也　敖氏繼公曰於此拜賓特為之袒重其禮也主婦所拜賓謂内賓與宗婦之屬古者婦人非有親者不送其葬即位主人主婦也拜賓必鄉之拾踊者主先賓後婦人居閒三謂三者三也襲者主人也禮婦人不袒

案小記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則妻主夫之喪母主長子之喪者皆稽顙婦主舅姑之喪者不稽

顙但拜也若然則自初喪小斂大斂殯啟諸事主婦於女賓之弔皆當拜之但或稽顙或不稽顙異耳其應稽顙者亦如男子有所特重為之加禮乃稽顙不概施也然經至此始見主婦之拜女賓其餘皆不見之文畧耳凡禮之節詳於丈夫而畧於婦人以其同於丈夫者可不言也送葬尤勤勞且喪以葬為大故於此著之

賓出則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此舉中焉賈疏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窆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注云此弔者恩厚薄去遲速之節也此實既窆而退是相問之賓故云舉中焉

敖氏繼公曰拜送云則明賓有未出者也

案經言出則當壙之所蓋有帷幕為之次舍與

藏器於旁加見見賢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賈疏棺飾則帷荒柩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柩 先言藏器乃云

加見者器在見内也檀弓曰周人牆置翣　敖氏繼公曰器用器至燕器也此旁先言之謂棺之左旁也加見者以見加於棺及藏器之上也牆柳之屬謂之見者以其見於棺器之外故因以名之此藏器者其冡人之屬與冡人職大喪入藏凶器

藏苞筲於旁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旁者在見外也　敖氏繼公曰不謂見外椁内言甕甒餱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居喪大記曰棺椁

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賈疏引此者欲見棺外椁内所餘寛狹得容器物之度　敖氏繼公曰苞筲先陳乃藏於用器以下之後亦先陳而後用也旁右旁也藏苞筲罋甒於右亦猶奠于尸柩之右之意也士棺椁之閒容甒則此四者葢一一而居也若藏器多則相重累可

加折郤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覆芳屋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加者謂在見與苞筲之上也抗木不言郤與覆是兩面同矣

案折郤之善面向裏近棺也席覆之善面向表近外也猶小斂之衣美者在中大斂之衣美者在外也椁周於壙之四圍加抗木則與椁為蓋而窆事畢矣古人所以無使土親膚者周備詳慎如此雜記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後折入

實土三主人拜鄉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謝其勤勞賈疏勤勞謂在道助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

賈氏公彥曰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

者待盈坎於時鄉人並在故主人拜謝之　敖氏繼公曰下云襲是亦袒拜鄉人也不言袒蓋文脫耳

即位踊襲如初

正義賈氏公彥曰既拜鄉人乃於羡道東即位踊無算如初也　敖氏繼公曰如初亦拾踊三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

案春官冢人大喪甫竁遂為之尸小宗伯成葬而墓

祭則為位注謂成葬而祭墓地之神以先人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小宗伯為位冡人則為之尸也開元禮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俱有既窆祀后土之文此經無之或文不具耳葢士之祀墓神不可謂僭也檀弓亦通士喪言之但云舍奠則未必有尸耳

右窆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哭者於其祖廟賈疏以下經遂適殯宮知之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賈疏檀弓文彼注云堂上親所行禮之處敖氏繼公曰反哭於祖廟者為柩從此而出也升自西階未變其鄉者升堂之路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焉此亦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衆主人西方東面統於主人也

案主人升西階者以賓將在西階弔之故豫空阼階為婦人位也虞祭尚升自西階則此時固不宜由阼

矣衆主人西方亦辟婦人之所由也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

正義鄭氏康成曰辟主人也賈疏由主人在西階故　敖氏繼公曰以上經及此文考之則送葬之行婦人次於衆主人以下明矣

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賈疏檀弓文彼注云室中親所饋食之處出即位堂上西面也　敖氏繼公曰唯主

婦入于室則餘人先即位於阼矣必入於室者以其生時於此共祭祀也入室又不見矣故出而與主人相鄉而哭踊同其哀也

案主人不入室者以賓將升堂弔也且主人在堂主婦入室亦男婦内外之分也與丈夫拾踊者衆婦及女賓皆在焉以主婦出為節故直言主婦耳

餘論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

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注古文無曰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弔者衆賓之長也賈疏衆賓皆在堂下其升堂致辭者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賈疏檀弓文故弔之弔者北面主人拜于位賈疏位西階上東面位敖氏繼公曰此弔異於常故爲之稽顙方氏慤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弔也者所以弔其哀也已葬雖爲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爲甚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不北面拜賔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

案西階東面本非主人之正位以喪事遽弔者北面則主人因其故位拜之而已若北面拜於賔東飲射及少牢賔尸酬賔諸禮則然所謂主人之位恆左人者也以此相較似非其倫疏又謂特牲少牢助祭之賔主人皆拜送于西階東面尤不可曉夫立賔主而行禮主人焉得東面乎

賔降出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正義敖氏繼公曰門外廟門外也送賔而稽顙者以其送葬且從反哭尤勤勞也故重謝之雜記云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然朋友於此時亦出至虞祔則復來助祭也

案二廟者反哭時唯於祖廟而已陳氏澔以為先祖後禰非也朝則禰不可闕然視祖為殺反哭於祖則當亟之殯宫矣以虞事不可緩也

遂適殯宫皆如啟位拾踊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啟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堂下之位賈疏婦人即位于阼階上西面南上丈夫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也　敖氏繼公曰拾踊者丈夫先婦人後而巳盖此時無賔客婦人在廟降自阼階出廟門而適殯宫以其從丈夫後故然與他禮之升降自側階出入由闈門者異遷祖時亦然但遷祖升自西階降自阼階此則升降皆自阼階為不同耳

兄弟出主人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 賈氏公彦曰始死時兄弟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將葬啓殯而來送葬反哭訖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還來與焉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 敖氏繼公曰賓出自廟兄弟出自殯宮親疎之殺

案殯訖哭殯葬訖反哭主人於兄弟拜送者唯此耳

以此二節事尤大而哀尤甚也兄弟家人之誼似可不拜而亦拜之者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彼之於我勤矣厚矣親親之道宜各盡也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倚廬也

案此與殯奠之末同說見上篇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右反哭

猶朝夕哭不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是日也以虞易奠賈疏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以虞易奠故不奠也　敖氏繼公曰既葬矣猶朝夕哭於殯宫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為無尸柩也

案此自反哭之後訖卒哭之前通言之故列於三虞之前無庸以此疑葬日之不虞也唯虞故不奠不奠則虞尤亟矣

三虞卒哭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喪祭名虞安也卒哭三虞之後祭名　敖氏繼公曰卒哭謂卒殯宮之哭也以其明日祔於祖故不復朝夕哭於殯宮唯朝一哭夕一哭於其次而巳

案反哭而虞止朝夕之奠三虞後乃卒殯宮之哭禮以漸而殺也　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為卒哭之期列

此祭於朝夕奠之後而旣葬虞祭之後反無之葢緣後世葬無定期常溢於三月之外遂於百日先行卒哭之祭葬則隨其或遲或速而不為之限也夫禮制出自朝廷自當折衷古典以為天下萬世之章程豈可遷就於浮薄輕儇之末俗哉以政和君臣而議禮宜其繆戾而不可為典要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

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明日以其班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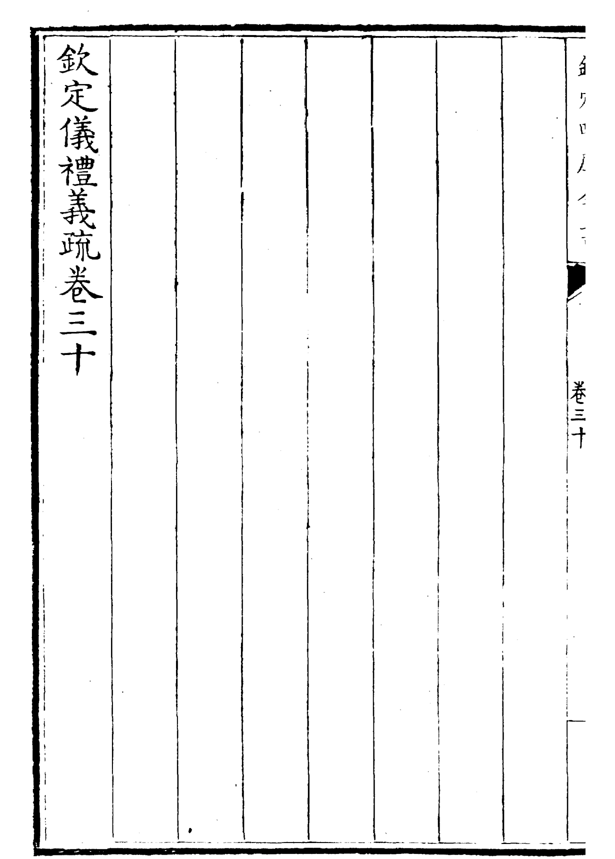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賈疏卒哭用剛日祔用柔日士虞記卒哭訖即云明日以其班祔　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賈疏孫祔於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聯屬於祖而就祖祭之也　喪服小記云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　敖氏繼公曰班昭穆之次也祔謂祔於祖父孫與祖其昭穆同既葬則祔之者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祔而祭之因名其

祭為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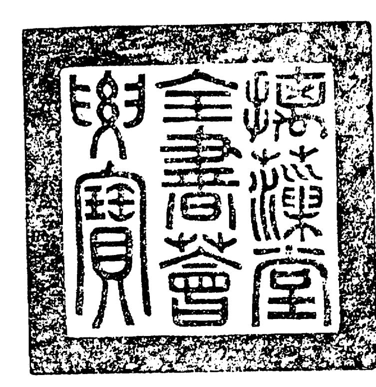
案上而祔下而設尸皆以其昭穆此於死者之精神所以聯屬而凝聚之者至矣非通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制之

右虞卒哭祔

案此數事皆因既葬反哭而終言之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胡先鳴